

福建叢書第三輯之四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# 徐燾集



本冊執行主編

陳慶元

《福建叢書》  
第三輯 之四

徐  
燾  
集  
一

燾  
著

廣陵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 CIP ) 數據

徐燠集 / (明) 徐燠著. - 影印本. - 揚州:

廣陵書社, 2005. 12

(福建叢書, 4. 第 3 輯)

ISBN 7-80694-087-1

I. 徐… II. 徐… III. ①古典詩歌 - 作品集 - 中國 - 明代  
②古典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國 - 明代

IV. 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5) 第 144249 號

《福建叢書》第三輯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本冊執行主編 陳慶元

書名: 徐燠集

著者: 明·徐燠

責任編輯: 王志娟

出版發行: 廣陵書社

地址: 揚州市文昌西路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

附樓二樓 郵編 225012

印刷: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

開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張: 39.875

版次: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價: 220.00 元 (全二冊)

### 《福建叢書》第三輯編印說明

《福建叢書》是福建省文史研究館以搶救、保存、整理具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爲宗旨而彙編的。自一九九三年開始，陸續出版了明代晉江何喬遠《名山藏》、福清葉向高《蒼霞草全集》、閩縣陳珩《大江集》和《大江草堂二集》、晉江楊道寶《楊文恪公文集》、晉江李光縉《景璧集》、晉江黃克纘《數馬集》、閩縣周之夔《弃草集》、莆田黃鞏《黃忠裕公集》、侯官韓錫《榕庵集》及永安羅明祖《羅紋山全集》等十種，保存了晚明大量珍貴史料；由於選自稀本珍本，整版精良，更具有版本價值。發行後引起國內外文化界、學術界、出版界的重視，並爲美國、日本等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。一九九六年全國文史研究館成果展覽上，頗獲嘉譽。

鑒於手稿一旦散失即無法補救，叢書第二輯以搶救出版有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的手稿（包括精鈔稀本）爲對象，時限不受限制，著者不限閩

人，陸續出版了《沈文肅公牘》、《抑快軒文集》、《王文勤公日記》等十餘種。第二輯出版再次受到了各界的歡迎。經商議，我館與廣陵書社決定再次推出福建叢書第三輯，主要出版閩地著名學者的詩文集。第三輯將繼續保持前面兩輯的特色，精選底本，精心整理。

古籍手稿至夥，編輯聞知有限，至祈海內外文史同仁贊襄，推薦書目。并歡迎對叢書的編印出版惠賜寶貴意見，俾叢書益臻完善。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

二〇〇三年一月

## 徐燠與《幔亭集》

陳慶元

萬曆至崇禎七十餘年間，閩中詩人衆多，徐燠甥謝肇淛《小草齋詩話》論述同鄉前輩詩人時，提到郭文涓、林鳳儀、袁表等；同輩則有陳椿、趙世顯、林春元、鄧原岳、陳仲湊、徐燠、徐煥、陳价夫、陳薦夫、曹學佺、袁敬烈、林光宇、陳鳴鶴、王毓德、馬欵、陳宏己、鄭琰等十餘人；謝肇淛沒有提到的，前輩則有謝杰、林章、陳第、馬煒等，同輩則有葉向高、吳文潛、王崑仲、陳邦注等，年輩稍晚的還有陳衍、陳鴻，以及活至清初、手臂始終繫着一枚萬曆錢的林古度等一二十人，這些詩人大多有集行世。近年來，明詩研究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，晚明文學更是研究的一大熱點。近年晚明文學的研究較多地關注文學思想、文學思潮、文人心態，或者小品什麼的，這當然是很好的事，但是，對傳統的作家個案研究、流派研究，反而興趣有所衰減。而研究晚明文學，以地域論，則集中在江浙，閩地論及的多在李贄一人。江浙文壇和李贄是需要重點研究的，但閩中（以福州爲中心，即通常所說的福州十邑）詩壇和閩中

詩人研究的缺位，對整個晚明文學的研究來說，是不够或者說是不太够的。閩中詩壇和閩中詩人研究的不够，原因可能比較複雜，但這一地域晚明文集亡佚太多，整理發掘太少，似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本文準備發掘的是謝肇淛提到的徐燧和他的《幔亭集》。

### 荆山徐氏儒業與文學之興衰

徐燧、徐燠兄弟自稱東海徐氏，東海爲其郡望。明代閩人喜稱郡望，如明初林鴻稱博陵林氏，謝肇淛則云陳留謝氏，以示不忘根本。其實對於多數家族來說，即使有譜牒流傳，除了附會者之外，都很難將自己數十代的譜系弄得一清二楚。徐燧整理過《荆山徐氏譜》，對自己家族史相當地了解。《族譜凡例》：『徐氏本徐州下邳人。唐穆宗時有徐晦者任閩都團練觀察使，家于連江之徐壠。世次俱已不詳矣。至宋有天一者徙岳邑七星之荆山。』（《荆山徐氏譜·譜例》）荆山徐氏可以追溯到唐穆宗時期入閩任職的徐晦，遂家連江，至宋始遷至侯官的荆山（今閩侯縣荆山鎮仍有徐村之名）。徐燧之太祖

由荆山遷居福州臺江，高祖遷居南臺；曾祖鏗『性好文學，素有大志，見臺江大市通衢，人尚紛華，不可以教訓子侄，乃遷居省城之鰲峰，共沐詩書之教。』（《荆山徐氏譜·世系考》）鰲峰在今福州于山。徐鏗至徐燿、徐燦兄弟一輩，僅四代。

從《荆山徐氏譜》的記載看，徐燿祖上值得稱道的只有兩件事。一是燿之曾祖鏗（振聲），與吳叔厚、林世和結爲三友。『迨弘治壬子歲，振聲公、世和公同時物故，壽俱不永，遺孤煢煢，叔厚不替生死，遂于癸卯年僉謀共買閩縣孝義里荔枝山地一所，坐乾向巽，一列九墳。是年，振聲、世和先葬焉。厥後三家照所分之墳，陸續安葬。』（《三友墓祭掃約言序》，《荆山徐氏譜·三友墓詩集詞文》）于是，遂有『三友墓』之美名，詩人以此爲題酬唱者甚衆〔二〕。自弘治至徐燿一輩，年已逾百，人歷數代，徐、吳二姓敦睦如初（林世和再傳而斬，林氏墓亦由徐、吳祭掃），儒家歷來重視交友，友直，友諒，數世不絕，難能可貴，在當地享有美名無疑。

遷至荆山之後的徐氏，人丁比較興旺，從譜系看，徐氏似以耕讀爲主。遷到人尚紛華的臺江後，可能也做些商貿。家故貧，至祖父一輩稍豐饒，但

子弟仍然不免親操鹽米之事<sup>(三)</sup>。徐燧之父徐棊步入仕途，是荆山徐氏興起的標志，爲徐燧、徐燊兄弟所津津樂道。棊，字子瞻，號相坡，生而穎異。拔異等，遂得廩食，試于省闈者八，試于京者一，俱不利。嘉靖四十四年（一五六五），丹陽姜某來閩督學，時詔天下郡縣貢士毋拘資，遂薦上春官。隆慶三年（一五六九），授江西南安府儒學訓導。萬曆元年（一五七三），擢廣東茂名縣儒學教諭，時年六十有一。因高州路遠，道路多梗，且甲子已周，欲弃官歸。無奈三子孱弱，生活無計，不得已仍登車度庾嶺。四年，棊六十四，擢永寧令。兩年後，棊六十六，挂冠歸。棊精于《易》，能詩，著有《徐令集》等。徐燧在《先伯父友軒公傳》一文中說：『余家世治生，未有籍名博士者……吾宗自國初以來未聞有博士起家者，迨余父方得與薦紳之列，雖宦不過爲郎，然亦异于上世以處士終矣。』（《荆山徐氏譜》）從處士到縉紳，看似一步之遙，荆山徐氏却走了十數代、幾百年！在父輩中，徐燧還有一位十分敬重的伯父徐梅。在徐棊髫齡不欲卒業時，徐梅不僅曉以大義，而且主動承擔協助父徐鏗的貿易工作，并且在各方面給棊予協助。在徐燧看來，如果没有伯父徐梅的無私，父棊要完成儒業也幾乎是不可能的，故作《先伯父友軒公傳》以追念

之。

棉有三子，曰燭、曰燠、曰燂。三子雖均庶出，但棉晚年得子（生燭時四十九歲，生燠時五十八歲），疼愛有加，并得到良好的教育。燭、燠、燂均有文名，而以燭、燠之名爲盛。燭，萬曆十六年舉人，三上春官皆下第，卒時年僅三十九歲，著有《幔亭集》。燭二子，長曰莊，邑庠生，崇禎六年（一六三三）卒；莊子鐘泰、鐘俊，年二十餘，過飛鸞渡溺水卒。次子夔，早卒，無後。燠，邑庠生，厭弃功名，崇禎十五年以布衣終；燠在棉與燭藏書的基礎上，積書數萬卷，其中宋元善本近半，友人曹學佺爲造宛羽樓貯之，有《鰲峰集》、《筆精》、《榕陰新檢》等<sup>〔三〕</sup>。燠子曰陸、曰陵、曰陞，皆邑庠生。陸，字存羽，卒于萬曆四十四年（一六一六），年僅二十七歲。陵，字存永，又字無量，號延壽，康熙元年（一六六二）卒，有《尺木堂集》。陸子鐘震，字器之，崇禎間曹學佺合徐陵之詩彙刻爲《二徐詩選》，又有《雪樵集》。陞，不詳。燂，邑庠生，崇禎三年卒，長于古文，著有《徐氏易腴》。

燭、燠、燂三兄弟，惟燭中過舉，也惟燭最有可能搏取功名，然燭不滿四十而卒，且傳至其孫而斬，荆山徐氏的功名由棉而興，也就棉而止，不能不說

是一大不幸。然而徐氏的文名，却經棉至燧、燧兄弟而崛起東南。『身後名成日，人間論定時。』（謝肇淛《讀惟和詩》二首其二）徐燧之詩自成一家。徐燧博洽多聞，著述等身，且其子孫亦頗有詩名，一時徐家聲名甚著。陳衍《徐存羽墓志銘》云：『徐氏爲八閩文獻，至興公，藏書幾甲東南，鑽研考訂，老而彌篤，識者謂其子若孫，必寢昌不替。存羽，興公長子也，工文而天，方訝天道不可知矣。存羽卒後十餘年，其弟存永，子器之又皆韶令秀出，克世其家。』（《大江集》卷十九）衍《二徐詩選序》又云：『徐氏自永寧公藻繪文囿，惟和、惟起兄弟遞相雄長，主盟東南一帶。存永，惟起愛子；器之，嫡孫也。兩年少俱于總帥之時，便登壇樹幟。噫，何其盛哉！自古……未有兄弟叔侄宴處柴門，皆操觚流響、耀質敷榮，同爲群彥領袖者也。』（《大江二集》卷十二）

從隆慶間徐棉爲安南儒學訓導，到康熙元年其曾孫存永卒，大約一百年。徐燧及其後人并没能如徐棉所期待的那樣，在功名上有所作爲，但是，荊山徐氏却成了閩中文化大族。徐棉完成了從處士到縉紳的轉變，也就是從『民』到『官』的轉變，這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經濟狀況也有明顯的改善。《相坡公行狀》：『先君爲微官十年，橐中如水，置宅一區，僅足容膝；買田數

畝，僅足種秫。』(《荆山徐氏譜·詩文集》)這一切，都爲徐燧、徐燊日後的發展提供了經濟條件。在徐家中，徐燧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，徐燧比徐燊大九歲，成名也早，并且花了七八年的時間編選了一部閩中明詩選《晉安風雅》，影響頗大。徐燊藏書之富，也有徐燧的功勞。徐燊壽長，活了七十二歲，直至明亡前二年纔過世，他的壽命幾乎是徐燧的二倍，詩文、藏書、書法、繪畫及博物成就很高，是徐家成爲閩中文化旺族的中堅。繼承徐燊的是其子徐存永(陵)。存永年輕時受到錢謙益的青睞；清兵入閩，徐家藏書大量散失，曹學佺投繯死，存永作長篇五律《大宗伯曹能始先生挽章一百八十韻》哭之，後來飄零南北，客死湖湘，所著《尺木堂集》有較高價值。

徐存永卒後，輝煌百年的荆山徐氏的儒業與文學的光輝也隨之消失，這個家族又重新回歸到徐綦之前的生活狀態，平靜地繼續繁衍生息。荆山徐氏儒業與文學衰微的問題，下文將作進一步探討。

### 十年三弃置中情空自哀

徐燧（一五六——一五九九），字惟和，號幔亭，閩縣（今屬福州）人。晚以其名犯吳王諱，欲以字行，別字調和，未果。

徐燧《讀禮感懷》四首其四云：『迴思二十年前事，日日窗前教一經。』（《幔亭集》卷七，以下引此集只注卷次）從少年開始，徐燧親自教徐燧治經、學習詩詞寫作，燧穎悟絕倫。弱冠，燧入郡庠。陳鳴鶴《徐燧傳》：『豪于歌詩，雅不睹經生業，及試，皆异等。諸爲經生業者，皆不敢仰視而心下之。』（《東越文苑傳》卷六）他傾注于詩歌創作，頗有聲名，而于經學不甚用心，儘管如此，經學成績仍十分優秀，令諸生刮目相看。

萬曆十六年（一五八八），徐燧登潘洙榜舉人，列名第二十二。同年，徐燧與謝肇淛北上應次年試。行至易水，作《易水道中答謝在杭》：『翩翩擊築共游燕，慷慨行歌易水邊。九曲河流看似帶，三春楊柳折爲鞭。詩成馬上無須草，酒買壚頭不論錢。此去長安應咫尺，與君同賦《帝京篇》。』（《幔亭集》卷七）至京後，果然作長篇七言歌行《帝京篇》，首節云：

文皇定鼎都燕薊，三輔黃圖誇壯麗。九重宮闕何嵯峨，百二山河咸拱衛。五鳳高樓逼太清，六龍御宇泰階平。瞳矐曉日升金闕，縹緲紅雲

擁玉京。玉京金闕倚天開，隱隱鑾輿複道來。雲迷翠幃依龍袞，露滴金莖泛羽杯。平明長樂鐘聲響，九天日月開仙仗。豸史臺中曉聽烏，虎賁階下朝鞭象。月照彤墀環佩齊，風生青瑣旌旗颺。高臺突兀比章華，上苑紆迴同博望。我家京洛何煌煌，山河錦綉軼隋唐。斷髮文身俱稽顙，雕題黑齒盡梯航。三載公車計偕吏，嚴樂鄒枚乘傳至。黃紙承恩金馬門，綠衣賜宴慈恩寺。敕賜當街上五花，金鞭絡繹更堪誇。市中春色濃如錦，身上官袍燦似霞。（卷三）

初至京城應試，字里行間，充滿對京華生活的向往，充溢着一股豪邁和自信的情懷。但是，事實是無情的，初試失利，徐燧落第了。《出都門懷程五表兄》云：『獻策不得意，呼童便束裝。人皆悲失路，我獨喜還鄉。拓落嘲玄草，驅馳愧綠楊。歸尋河朔侶，同擘荔枝香。』（卷五）《下第呈孫子樂省元》：『黑貂裘敝出長安，客路春光半已殘。燕市柳從歸處折，故園花在夢中看。處囊壯士猶潛穎，落魄王孫未築壇。飄泊風塵還自笑，十年依舊一儒冠。』（卷七）從入庠到上春官下第，已整整十年。出都時，貂裘已敝，春光半殘，雖云失路，無可奈何，但是『獨喜』、『自笑』，荔枝猶香，并未失望〔四〕。

徐燧十年三上春官三下第，一爲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九）、二爲二十三年、三爲二十六年。其實，燧赴考共四次。初試後，燧于萬曆十九年離家，擬赴二十年考。燧十九年十一月望日抵京，而父梈訃已至半月矣。于是，燧素馬白車，跣足喪奔，失去一次考試的機會。

萬曆二十三年，徐燧二上春官，仍然鎩羽而歸。《下第後書懷》二首其一：『自是揚雲白未玄，不才那敢怨蒼天。回看故園八千里，誤戲儒冠十七年。貧依詩書元失計，窮知文字信無權。雄心銷盡囊如水，流落依人面可憐。』（卷八）此次上春官下第，距上一次前後七年之久，中間又經歷了家庭的變故，雄豪之氣已經消磨殆盡。

萬曆二十五年，徐燧三上春官，三下第。是年，燧已三十又八，他的心情是極爲沉痛的。《下第述懷》云：『匠石屢不顧，定匪明堂材。淵客屢不采，定匪明月胎。十年三弃置，中情空自哀。傷哉吾道非，豈乏干時媒。嘆彼行役苦，畏茲年鬢衰。進退兩躑躅，坐立空徘徊。升斗豈吾志，結念居南陔。』（卷二）《出都門答別鄧汝高員外》：『十年三上長安道，闕下獻書俱不報……空文何以干明主，儒術由來生計疏。余也今年三十幾，依然落魄歸田里。白

首何妨老故園？紅塵從此辭燕市。拔劍哀歌日欲昏，垂楊未折已銷魂。人生離別足感嘆，窮達悠悠何必論！』（卷三）《龍臺聚業序》又云：『乃余猶欲畢志雕蟲，繫情鷄肋，與少年角勝，不亦异乎！古人有言，勇氣也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』（《荆山徐氏族譜》）三試過後，勇氣已經衰竭。

三下第的次年，徐燠便過早病故。設使天假以年，他還有勇氣繼續北上追逐功名嗎？一曰『結念居南陔』，二曰『從此辭燕市』，三曰『三而竭』，看來，真的沒有餘勇可沽了！次年秋，他終因病瘡，鬱鬱寡歡，客死古田，走完了他三十九年短暫的人生歷程。萬曆二十七年夏杪，臨終前幾個月，徐燠在古田（玉田），作《香閨七吊》詩，所吊七香閨爲：蘇小小、薛濤、霍小玉、崔鶯鶯、非烟、李易安、朱淑珍。吊薛濤云：『千樹桃花零落盡，不知何處吊孤墳。』吊霍小玉云：『誰將薄倖負娉婷，怨魄啼魂喚不醒。』吊李易安云：『銷殘金石怨雙娥，紅粉由來薄命多。一縷香魂飛不散，月明時聽曼聲歌。』（《香閨七吊詩·附記》）云：『己亥夏杪，客玉田，旅次寡歡，情鍾艷骨，孤燈冥想，今夕何年，同病相憐。』（卷十四）縱觀《幔亭集》，此組詩爲燠之絕筆，同病相憐，興哀無地，吊香閨，實爲燠自吊，不知詩人預感到了什麼。不幸的是，他不僅永遠地辭

別了燕市，而且也永遠地辭別了人世。

有明一代將近三百年，科舉失利者不知幾十幾百萬。徐燾好歹也有一個舉人出身，比起《儒林外史》中那些忙於舉子業的窮酸秀才也許幸運了幾分。但是，徐燾這位寒士科舉失利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：首先，他是荆山徐氏十數代人的第一位舉人，因此對上春官有着特別的渴望和更多的利益期待。這種渴望和期待不是通儒大族之家出身的子弟所能理解的。其次，他的家境比較貧寒，徐棉的一點有限積蓄，供給他四上京城的盤纏資費，當屬不易。徐燾的詩歌多次提到『囊空』，並非僅僅是詩歌的語言而已。我們暫時無法計算晚明從福州到京城一次赴考所需的生活費用，而這一數額又能夠支撐一個普通家庭多長時間的生活費用。但我們可以推想，他的赴京至少應得到整個家庭（含燠、燦）的支持。再次，徐燾只活了三十九歲，從十八歲左右習舉子業到謝世前一年的下第，一生都在科舉制度下周旋，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。第四，閩中地處邊陲，赴京路途特別遙遠，往返路程加上考試，上一次春官約要費半年左右的時間，比起中原或江浙的士子來說，還多了不少行路的艱辛。徐燾《述游篇》云：